晉書/卷0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 ◄

晉書
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傳

► 卷九十二

昔周德既衰，諸侯力政，禮經廢缺，雅頌陵夷。夫子將聖多能，固天攸縱，歎鳳鳥之不至，傷麟出之非時，於是乃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定禮樂，贊《易》道，修《春秋》，載籍逸而復存，風雅變而還正。其後卜商、衛賜、田、吳、孫、孟之儔，或親稟微言，或傳聞大義，猶能強晉存魯，藩魏卻秦，既抗禮於邦君，亦馳聲於海內。及嬴氏慘虐，棄德任刑，煬墳籍於埃塵，填儒林於坑阱，嚴是古之法，抵挾書之罪，先王徽烈，靡有子遺。漢祖勃興，救焚拯溺，粗修禮律，未遑俎豆。逮于孝武，崇尚文儒。爰及東京，斯風不墜。於是傍求蠹簡，博訪遺書，創甲乙之科，擢賢良之舉，莫不紆青拖紫，服冕乘軒，或徒步而取公卿，或累旬以膺臺鼎。故縉紳之士，靡然向風，餘芳遺烈，煥乎可紀者也。洎當塗草創，深務兵權，而主好斯文，朝多君子，鴻儒碩學，無乏于時。

武帝受終，憂勞軍國，時既初並庸蜀，方事江湖，訓卒厲兵，務農積穀，猶復修立學校，臨幸辟雍。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，鄭沖以儒宗登保傅，茂先以博物參朝政，子真以好禮居秩宗，雖愧明揚，亦非遐棄。既而荊揚底定，區寓乂安，群公草封禪之儀，天子發謙沖之詔，未足比靈斯三代，固亦擅美一時。惠帝繼戎，朝昏政弛，釁起宮掖，禍成藩翰。惟懷逮湣，喪亂弘多，衣冠禮樂，掃地俱盡。元帝運鐘百六，光啟中興，賀、荀、刁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，財成禮度。雖尊儒勸學，亟降於綸言，東序西膠，未聞於弦誦。明皇聰睿，雅愛流略，簡文玄嘿，敦悅丘墳，乃招集學徒，弘獎風烈，並時艱祚促，未能詳備。有晉始自中朝，迄于江左，莫不崇飾華競，祖述虛玄，擯闕里之典經，習正始之餘論，指禮法為流俗，目縱誕以清高，遂使憲章弛廢，名教頹毀，五胡乘間而競逐，二京繼踵以淪胥，運極道消，可為長歎息者矣。鄭沖等名位既隆，自有列傳，其

餘編之于左，以續前史《儒林》云。

范平

范平，字子安，吳郡錢塘人也。其先鉦侯馥，避王莽之亂適吳，因家焉。平研覽墳素，遍該百氏，姚信、賀邵之徒皆從受業。吳時舉茂才，累遷臨海太守，政有異能。孫皓初，謝病還家，敦悅儒學。吳平，太康中，頻徵不起，年六十九卒。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，賀循勒碑紀其德行。

三子：奭、咸、泉，並以儒學至大官。泉子蔚，關內侯。家世好學，有書七千餘卷。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，蔚為辦衣食。蔚子文才，亦幼知名。

文立

文立，字廣休，巴郡臨江人也。蜀時遊太學，專《毛詩》、《三禮》，師事譙周，門人以立為顏回，陳壽、李虔為游夏，羅憲為子貢。仕至尚書。蜀平，舉秀才，除郎中。泰始初，拜濟陰太守，入為太子中庶子。上表請以諸葛亮、蔣琬、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，宜見敘用，一以慰巴蜀之心，其次傾吳人之望，事皆施行。詔曰：「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，有思理器幹。前濟在陰，政事修明。後事東宮，盡輔導之節。昔光武平隴蜀，皆收其賢才以敘之，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。其以立為散騎常侍。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，與立深交。武帝聞其名，以問立，對曰：「臣至知其人，但年垂八十，稟姓謙退，無復當時之望，不以上聞耳。」瓊聞之曰：「廣休可謂不黨矣，故吾善夫人也。」時西域獻馬，帝問立：「馬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乞問太僕。」帝善之。遷衛尉。咸寧末，卒。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。

陳邵

陳邵，字節良，東海襄賁人也。郡察孝廉，不就。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，累遷燕王師。撰《周禮評》，甚有條貫，行於世。泰始中，詔曰：「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，行著邦族，篤志好古，博通六籍，耽悅典誥，老而不倦，宜在左右以篤儒教。可為給事中。」卒於官。

虞喜

虞喜，字仲寧，會稽余姚人，光祿潭之族也。父察，吳征虜將軍。喜少立操行，博學好古。諸葛恢臨郡，屈為功曹。察孝廉，州舉秀才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元帝初鎮江左，上疏薦喜。懷帝即位，公車徵拜博士，不就。喜邑人賀循為司空，先達貴顯，每詣喜，信宿忘歸，自云不能測也。

太寧中，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，不就。復下詔曰：「夫興化致政，莫尚乎崇道教，明退素也。喪亂以來，儒雅陵夷，每覽《子衿》之詩，未嘗不慨然。臨海任旭、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，歲寒不移，研精墳典，居今行古，志操足以勵俗，博學足以明道，前雖不至，其更以博士徵之。」喜辭疾不赴。咸和末，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，太常華恆舉喜為賢良。會國有軍事，不行。咸康初，內史何充上疏曰：「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，十亂用而天下安，徽猷克闡，有自來矣。方今聖德欽明，思恢遐烈，旌輿整駕，俟賢而動。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，高尚邈世，束脩立德，皓首不倦，加以傍綜廣深，博聞強識，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，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，高枕柴門，怡然自足。宜使蒲輪紆衡，以旌殊操，一則翼贊大化，二則敦勵薄俗。」疏奏，詔曰：「尋陽翟湯、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，不營世務，耽學高尚，操擬古人。往雖徵命而不降屈，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！政道須賢，宜納諸廊廟，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。」又不起。

永和初，有司奏稱十月殷祭，京兆府君當遷祧室，征西、豫章、潁川三府君初毀主，內外博議不能決。時喜在會稽，朝廷遣就喜諮訪焉。其見重如此。

喜專心經傳，兼覽讖緯，乃著《安天論》以難渾、蓋，又釋《毛詩略》，注《孝經》，為《志林》三十篇。凡所注述數十萬言，行於世。年七十六卒，無子。弟豫，自有傳。

劉兆

劉兆，字延世，濟南東平人，漢廣川惠王之後也。兆博學洽聞，溫篤善誘，從受業者數千人。武帝時五辟公府，三征博士，皆不就。安貧樂道，潛心著述，不出門庭數十年。以《春秋》一經而三家殊塗，諸儒是非之議紛然，互為仇敵，乃思三家之異，合而通之。《周禮》有調人之官，作《春秋調人》七萬餘言，皆論其首尾，使大義無乖，時有不合者，舉其長短以通之。又為《春秋左氏》解，名曰《全綜》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解詁皆納經傳中，硃書以別之。又撰《周易訓注》，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。凡所贊述

百餘萬言。

嘗有人著靴騎驢至兆門外，曰：「吾欲見劉延世。」兆儒德道素，青州無稱其字者，門人大怒。兆曰：「聽前。」既進，踞床問兆曰：「聞君大學，比何所作？」兆答如上事，末云：「多有所疑。」客問之。兆說疑畢，客曰：「此易解耳。」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。兆別更立意，客一難，兆不能對。客去，已出門，兆欲留之，使人重呼還。客曰：「親親在此營葬，宜赴之，後當更來也。」既去，兆令人視葬家，不見此客，竟不知姓名。兆年六十六卒。有五子：卓、炤、耀、育、臍。

氾毓

氾毓，字稚春，濟北盧人也。奕世儒素，敦睦九族，客居青州，逮毓七世，時人號其家「兒無常父，衣無常主，」毓少履高操，安貧有志業。父終，居於墓所三十餘載，至晦朔，躬掃墳壟，循行封樹，還家則不出門庭。或薦之武帝，召補南陽王文學、秘書郎、太傅參軍，並不就。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、徐苗等皆務教授，惟毓不蓄門人，清靜自守。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，亦傾懷開誘，以一隅示之。合《三傳》為之解注，撰《春秋釋疑》、《肉刑論》，凡是述造七萬餘言。年七十一卒。

徐苗

徐苗，字叔胄，高密淳於人也。累世相承，皆以博士為郡守。曾祖華，有至行。嘗宿亭舍，夜有神人告之「亭欲崩」，遽出，得免。祖邵，為魏尚書郎，以廉直見稱。苗少家貧，晝執鋤耒，夜則吟誦。弱冠，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，遂為儒宗。作《五經同異評》，又依道家著《玄微論》，前後所造數萬言，皆有義味。性抗烈，輕財貴義，兼有知人之鑒。弟患口癰，膿潰，苗為吮之。其兄弟皆早亡，撫養孤遺，慈愛聞於州里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。鄉鄰有死者，便輟耕助營棺槨，門生亡于家，即斂於講堂。其行己純至，類皆如此。遠近咸歸其義，師其行焉。郡察孝廉，州辟從事、治中、別駕、舉異行，公府五辟博士，再徵，並不就。武惠時計吏至台，帝輒訪其安不。永寧二年卒，遺命濯巾浣衣，榆棺雜磚，露車載屍，葦席瓦器而已。

崔遊

崔遊，字子相，上黨人也。少好學，儒術甄明，恬靖謙退，自少及長，口未嘗語及

財利。魏末，察孝廉，除相府舍人，出為氐池長，甚有惠政。以病免，遂為廢疾。泰始初，武帝祿敘文帝故府僚屬，就家拜郎中。年七十餘，猶敦學不倦，撰《喪服圖》，行於世。及劉元海僭位，命為御史大夫，固辭不就。卒于家，時年九十三。

范隆

范隆，字玄嵩，雁門人。父方，魏雁門太守。隆在孕十五月，生而父亡。年四歲，又喪母，哀號之聲，感慟行路。單孤無緦功之親，疏族范廣潛而養之，迎歸教書，為立祠堂。隆好學修謹，奉廣如父。博通經籍，無所不覽，著《春秋三傳》，撰《三禮吉凶宗紀》，甚有條義。惠帝時，天下將亂，隆隱跡不應州郡之命，晝勤耕稼，夜誦書典。頗習秘曆陰陽之學，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，故彌不復出仕。與上党朱紀友善，嘗共紀遊山，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。父老曰：「二公何為在此？」隆等拜之，仰視則不見。後與紀依于劉元海，元海以隆為大鴻臚，紀為太常，並封公。隆死于劉聰之世，聰贈太師。

杜夷

杜夷，字行齊，廬江灊人也。世以儒學稱，為郡著姓。夷少而恬泊，操尚貞素，居甚貧窘，不營產業，博覽經籍百家之書，算曆圖緯靡不畢究。寓居汝潁之間，十載足不出門。年四十餘，始還鄉里，閉門教授，生徒千人。惠帝時三察孝廉，州命別駕，永嘉初，公車徵拜博士，太傅、東海王越辟，並不就。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，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，夷為方正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有唐疇咨，元凱時登；漢武欽賢，俊彥回應，故能允協時雍，敷崇盛化。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、處士盧江杜夷履道彌高，清操絕俗，思學融通，才經王務。循宰二縣，皆有名績，備僚東宮，忠恪允著。夷清虛沖淡，與俗異軌，考槃空谷，肥遁匿跡。蓋經國之良寶，聘命之所急。若得待詔公車，承對冊問，必有忠讜良謨，弘益政道矣。」敦於是逼夷赴洛。夷遁于壽陽。鎮東將軍周馥，傾心禮接，引為參軍，夷辭之以疾。馥知不可屈，乃自詣夷，為起宅宇，供其醫藥。馥敗，夷歸舊居，道遇兵寇。刺史劉陶告盧江郡曰：「昔魏文侯軾幹木之閭，齊相曹參尊崇蓋公，皆所以優賢表德，敦勵末俗。徵士杜君德懋行潔，高尚其志，頃流離道路，聞其頓躓，刺史忝任，不能崇飾有道，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。今遣吏宣慰，郡可遣一吏，縣五吏，恆營恤之，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，勿令闕乏。」尋以胡寇，又移渡江，王導遣吏周贍之。元帝為丞相，教曰：「今大義頹替，禮典無宗，朝廷滯義莫能攸正，宜特立儒林祭酒官，以弘其事。處士杜夷棲情遺遠，確然絕俗，才學精博，道行優備，其以夷為祭酒。」夷辭疾，未嘗朝會。帝常欲詣夷，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。帝乃與夷書曰：「

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，然虛心歷載。正以足下羸疾，故欲相省，甯論常儀也！」又除國子祭酒。建武中，令曰：「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，靜志衡門，日不暇給，雖原憲無以加也。其賜穀二百斛。」皇太子三至夷第，執經問義。夷雖逼時命，亦未嘗朝謁，國有大政，恆就夷諮訪焉。明帝即位，夷自表請退。詔曰：「先王之道將墜於地，君下帷研思，今之劉、楊。搢紳之徒景仰軌訓，豈得高退，而朕靡所取則焉！」太甯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贈大鴻臚，謚曰貞子。夷臨終，遺命子晏曰：「吾少不出身，頃雖見羈錄，冠舄之飾，未嘗加體，其角巾素衣，斂以時服，殯葬之事，務從簡儉，亦不須苟取矯異也。」夷所著《幽求子》二十篇行於世。

晏仕至蒼梧太守。夷兄弟三人。兄崧，字行高，亦有志節。惠帝時，俗多浮偽，著《任子春秋》以刺之。弟援，高平相。援子潛，右衛將軍。

董景道

董景道，字文博，弘農人也。少而好學，千里追師，所在惟晝夜讀誦，略不與人交通。明《春秋三傳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馬氏尚書》、《韓詩》，皆精究大義。《三禮》之義，專遵鄭氏，著《禮通論》非駁諸儒，演廣鄭旨。永平中，知天下將亂，隱於商洛山，衣木葉，食樹果，彈琴歌笑以自娛，毒蟲猛獸皆繞其傍，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征，皆礙而不達。至劉曜時出山，廬於渭汭。曜徵為太子少傅、散騎常侍，並固辭，竟以壽終。

續咸

續咸，字孝宗，上黨人也。性孝謹敦重，履道貞素。好學，師事京兆杜預，專《春秋》、《鄭氏易》、教授常數十人，博覽群言，高才善文論。又修陳杜律，明達刑書。永嘉中，曆廷尉平、東安太守。劉琨承制於并州，以為從事中郎。後遂沒石勒，勒以為理曹參軍。持法平詳，當時稱其清裕，比之於公。著《遠遊志》、《異物志》、《汲塚古文釋》皆十卷，行於世。年九十七，死于石季龍之世，季龍贈儀同三司。

徐邈

徐邈，東莞姑幕人也。祖澄之為州治中，屬永嘉之亂，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並閭里士庶千餘家，南渡江，家於京口。父藻，都水使者。邈姿性端雅，勤行勵學，博涉多聞，以慎密自居。少與鄉人臧壽齊名，下帷讀書，不遊城邑。及孝武帝始覽典籍，招延

儒學之士，邈既東州儒素，太傅謝安舉以應選。年四十四，始補中書舍人，在西省侍帝。雖不口傳章句，然開釋文義，標明指趣，撰正五經音訓，學者宗之。遷散騎常侍，猶處西省，前後十年，每被顧問，輒有獻替，多所匡益，甚見寵待。帝宴集酣樂之後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，或文詞率爾，所言穢雜，邈每應時收斂，還省刊削，皆使可觀，經帝重覽，然後出之。是時侍臣被詔者，或宣揚之，故時議以此多邈。及謝安薨，論者或有異同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，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，玄為徐州。邈轉祠部郎，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，皆有證據。

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，並使假還，訊問官長得失。邈與寧書曰：

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，又吏假歸，白所聞見，誠是足下留意百姓，故廣其視聽。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，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？庶事辭訟，足下聽斷允塞，則物理足矣。上有理務之心，則物理足矣。上有理務之心，則下之求理者至矣。日昃省覽，庶事無滯，則吏慎其負而入聽不惑，豈須邑至里詣，飾其遊聲哉！非徒不足致益，乃是蠶漁之所資，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。豈有善人君子而幹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！君子之心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，必由歷試；如有所毀，必以著明。托社之鼠，政之其害。自古以來，欲為左右耳目者，無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君子道消，善人輿屍，前史所書，可為深鑒。

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，足以攝諸曹；諸曹皆是良吏，則足以掌文案；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，則清濁能否，與事而明。足下但平心居宗，何取於耳目哉！昔明德馬後未嘗顧與左右言，可謂遠識，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！

遷中書侍郎，專掌綸詔，帝甚親昵之。

初，范寧與邈皆為帝所任使，共補朝廷之闕。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，遂為王國寶所讒，出守遠郡。邈孤宦易危，而無敢排強族，乃為自安之計。會帝頗疏會稽王道子，邈欲和協之，因從容言於帝曰：「昔淮南、齊王，漢晉成戒。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，而奉上純一，宜加弘貸，消散紛議，外為國家之計，內慰太后之心。」帝納焉。邈嘗詣東府，遇眾賓沈湎，引滿喧嘩。道子曰：「君時有暢不？」邈對曰：「邈陋巷書生，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。」道子以邈業尚道素，笑而不以為忤也。道子將用為吏部郎，邈以波競成俗，非己所能節制，苦辭乃止。

時皇太子尚幼，帝甚鐘心，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。以邈為前衛率，領本郡大中正，授太子經。帝謂邈曰：「雖未敕以師禮相待，然不以博士相遇也。」古之帝王，受經必敬，自魏晉以來，多使微人教授，號為博士，不復尊以為師，故帝有云。邈雖在東宮，猶朝夕入見，參綜朝政，修飾文詔，拾遺補闕，劬勞左右。帝嘉其謹密，方之于金霍，有托重之意，將進顯位，未及行而帝暴崩。安帝即位，拜驍騎將軍。隆安元年，遭父憂。邈先疾患，因哀毀增篤，不逾年而卒，年五十四，州里傷悼，識者悲之。

邈蒞官簡惠，達于從政，論議精密，當時多諮稟之，觸類辯釋，問則有對。舊疑歲辰在卯，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，何得俱忌於東。邈以為太歲之屬，自是遊神，譬如日出之時，向東皆逆，非為藏體地中也。所注《穀梁傳》，見重于時。

邈長子豁，有父風，以孝聞，為太常博士、秘書郎。豁弟浩，散騎侍郎。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，出補西陽太守，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。邈弟廣，別有傳。

孔衍

孔衍，字舒元，魯國人，孔子二十二世孫也。祖文，魏大鴻臚。父毓，征南軍司。衍少好學，年十二，能通《詩》《書》。弱冠，公府辟，本州舉異行直言，皆不就。避地江東，元帝引為安東參軍，專掌記室。書令殷積，而衍每以稱職見知。中興初，與庾亮俱補中書郎。明帝之在東宮，領太子中庶子。于時庶事草創，衍經學深博，又練識舊典，朝儀軌制多取正焉。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。王敦專權，衍私于太子曰：「殿下宜博延朝彥，搜揚才俊，詢謀時政，以廣聖聰。」敦聞而惡之，乃啟出衍為廣陵郡。時人為之寒心，而衍不形於色。雖郡鄰接西賊，猶教誘後進，不以戎務廢業。石勒嘗騎至山陽，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，不得妄入郡境。視職期月，乙太興三年卒於官，年五十三。

衍雖不以文才著稱，而博覽過於賀循，凡所撰述，百餘萬言。

子啟，盧陵太守。

宗人夷吾，有美名，博學不及衍，涉世聲譽過之。元帝以為主簿，轉參軍，稍遷侍中，徙太子左衛率，卒，追贈太僕。

范宣

范宣，字宣子，陳留人也。年十歲，能誦《詩》《書》。嘗以刀傷手，捧手改容。人問痛邪，答曰：「不足為痛，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，不可處耳。」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。少尚隱遁，加以好學，手不釋卷，以夜繼日，遂博綜眾書，尤善《三禮》。家至貧儉，躬耕供養。親沒，負土成墳，廬於墓側。太尉郗鑒命為主簿，詔徵太學博士、散騎郎，並不就。家于豫章，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，欲為改宅，宣固辭之。庾爰之以宣素貧，加年荒疾疫，厚餉給之，宣又不受。爰之問宣曰：「君博學通綜，何以太儒？」宣曰：「漢興，貴經術，至於石渠之論，實以儒為弊。正始以來，世尚老莊。逮晉之初，競以裸裎為高。僕誠太儒，然'丘不與易'。」宣言談未嘗及《老》《莊》。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，不知此語何出。宣云：「出《莊子·至樂篇》。」客曰：「君言不讀《老》《莊》，何由識此？」宣笑曰：「小時嘗一覽。」時人莫之測也。

宣雖閒居屢空，常以講誦為業，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，自遠而至，諷誦之聲，有若齊、魯。太元中，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，甯亦儒博通綜，在郡立鄉校，教授恆數百人。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，化二范之風也。年五十四卒。著《禮》《易論難》皆行於世。

子輯，曆郡守、國子博士、大將軍從事中郎。自免歸，亦以講授為事。義熙中，連徵不至。

韋謏

韋謏，字憲道，京兆人也。雅好儒學，善著述，于群言秘要之義，無不綜覽。仕于劉曜，為黃門郎。後又入石季龍，署為散騎常侍，曆守七郡，咸以清化著名。又徵為廷尉，識者擬之于、張。前後四登九列，六在尚書，二為侍中，再為太子太傅，封京兆公。好直諫，陳軍國之宜，多見允納。著《伏林》三千餘言，遂演為《典林》二十三篇。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，皆深博有才義。

至冉閔，又署為光祿大夫。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，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。謏諫曰：「今降胡數千，接之如舊，誠是招誘之恩。然胡羯本為仇敵，今之款附，苟全性命耳。或有刺客，變起須臾，敗而悔之，何所及也！古人有言，一夫不可狃，而況千乎！願誅屏降胡，去單于之號，深思聖五苞桑之誡也。」閔志在綏撫，銳於澄定，聞其言，大怒，遂誅之，並殺其子伯陽。

謏性不嚴重，好徇己之功，論者亦以是少之。嘗謂伯陽曰：「我高我曾重光累徽，我祖我考父父子子，汝為我對，正值惡抵。」伯陽曰：「伯陽之不肖，誠如尊教，尊亦正值軟抵耳。」謏慚無言。時人傳之，以為嗤笑。

范弘之

范弘之，字長文，安北將軍汪之孫也。襲爵武興侯。雅正好學，以儒術該明，為太學博士。時衛將軍謝石薨，請謚，下禮官議。弘之議曰：

石階藉門廕，屢登崇顯，總司百揆，翼贊三臺，閑練庶事，勤勞匪懈，內外僉議，皆曰與能。當淮肥之捷，勳拯危墜，雖皇威遐震，狡寇天亡，因時立功，石亦與焉。又開建學校，以延胄子，雖盛化未洽，亦愛禮存羊。然古之賢輔，大則以道事君，侃侃終日；次則厲身奉國，夙夜無怠；下則愛人惜力，以濟時務。此數者，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議，塞素餐之責矣。今石位居朝端，任則論道，唱言無忠國之謀，守職則容身而已，不可謂事君；貨黷京邑，聚斂無厭，不可謂厲身；坐擁大眾，侵食百姓，《大東》流於遠近，怨毒結於眾心，不可謂愛人；工徒勞於土木，思慮殫於機巧，紈綺盡於婢妾，財用縻於絲桐，不可謂惜力。此人臣之大害，有國之所去也。

先王所以正風俗，理人倫者，莫尚乎節儉，故夷吾受謗乎三歸，平仲流美於約己。自頃風軌陵遲，奢僭無度，廉恥不興，利競交馳，不可不深防原本，以絕其流。漢文襲弋綈之服，諸侯猶侈；武帝焚雉頭之裘，靡麗不息。良由儉德雖彰，而威禁不肅；道自我建，而刑不及物。若存罰其違，亡貶其惡，則四維必張，禮義行矣。

案謚法，因事有功曰「襄」，貪以敗官曰「墨」，宜謚曰襄墨公。

又論殷浩宜加贈謚，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為國典，仍多敘溫移鼎之跡。時謝族方顯，桓宗猶盛，尚書僕射王珣，溫故吏也，素為溫所寵，三怨交集，乃出弘之為余杭令。將行，與會稽王道子箋曰：

下官輕微寒士，謬得廁在俎豆，實懼辱累清流，惟塵聖世。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、智周四海之外者，非徒聰明內照，亦賴群言之助也。是以舜之佐堯，以啟辟為首；咎繇謨禹，以侃侃為先，故下無隱情之責，上收神明之功。敢緣斯義，志在輸盡。常以謝石

黷累，應被清澄，殷浩忠貞，宜蒙褒顯，是以不量輕弱，先眾言之。而惡直醜正。其徒實繁，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，俯賴明公愛物之隆，而交至之患，實有無賴。下官與石本無怨忌，生不相識，事無相干，正以國體宜明，不應稍計強弱。與浩年時邈絕，世不相及，無復藉聞，故老語其遺事耳，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，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！

每觀載籍，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，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，所用雖異，而並傳後世。故比干處三仁之中，箕子為名賢之首。後人用舍，參差不同，各信所見，率應而至，或榮名顯赫，或禍敗系踵，此皆不量時趣，以身嘗禍，雖有硜硜之稱，而非大雅之致，此亦下官所不為也。世人乃云下官正直，能犯艱難，斯談實過。下官知主上聖明，明公虛己，思求格言，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。是以敢獻愚誠，布之執事，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！亦以臣之事君，惟思盡忠而已，不應復計利鈍，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，義感于情則陳辭靡悔。若懷情藏意，蘊而不言，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，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。

桓溫事蹟，布在天朝，逆順之情，暴之四海。在三者臣子，情豈或異！凡厥黔首，誰獨無心！舉朝嘿嘿，未有唱言者，是以頓筆按氣，不敢多云。桓溫于亡祖，雖其意難測，求之於事，止免黜耳，非有至怨也。亡父昔為溫吏，推之情禮，義兼他人。所以每懷憤發，痛若身首者，明公有以尋之。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諡，不宜暴揚桓溫之惡。珣感其提拔之恩，懷其入幕之遇，托以廢黜昏暗，建立聖明，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。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。昔周公居攝，道致升平，禮樂刑政皆自己出。以德言之，周公大聖，以年言之，成王幼弱，猶復遽避君位，復子明辭。漢之霍光，大勳赫然，孝宣年未二十，亦反萬機。故能君臣俱隆，道邁千歲。若溫忠為社稷，誠存本朝，便當仰遵二公，式是令矩，何不奉還萬機，退守藩屏？方提勒公王，匡總朝廷，豈為先帝幼弱，未可親政邪？將德桓溫，不能聽政邪？又逼脅袁宏，使作九錫，備物光赫，其文具存，朝廷畏怖，莫不景從，惟謝安、王坦之以死守之，故得稽留耳。會上天降怒，奸惡自亡，社稷危而復安，靈命墜而復構。

晉自中興以來，號令威權多出強臣，中宗、肅祖斂衽于王敦，先皇受屈於桓氏。今主上親覽萬機，明公光贊百揆，政出王室，人無異望，復不於今大明國典，作制百代，不審復欲待誰？先王統物，必明其典誥，貽厥孫謀，故令問休嘉，千歲承風。願明公遠覽殷周，近察漢魏，慮其所以危，求其所以安，如此而已。

又與王珣書曰：

見足下答仲堪書，深具義發之懷。夫人道所重，莫過君親，君親所系，忠孝而已。孝以揚親為主，忠以節義為先。殷侯忠貞居正，心貫人神，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，著莫逆之契，契闊艱難，夷嶮以之，雖受屈奸雄，志達千載，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幹其心不獲以已者也。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，亦後生所備聞，吾亦何敢苟避狂狡，以欺聖明。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，而懷知己之小惠，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，於君臣之階既以虧矣。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，同戴王室，志厲秋霜，誠貫一時，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，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。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，乃感溫小顧，懷其曲澤，公在聖世，欺罔天下，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，領軍之基一構而傾，此忠臣所以解心，孝子所以喪氣，父子之道固若是乎？足下言臣則非忠，語子則非孝。二者既亡，吾誰畏哉！

吾少嘗過庭，備聞祖考之言，未嘗不發憤沖冠，情見乎辭。當爾之時，惟覆亡是懼，豈暇謀及國家。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，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，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，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！先君往亦嘗為其吏，于時危懼，恆不自保，仰首聖朝，心口憤歎，豈復得計策名昔日，自同在三邪！昔子政以五世純臣，子駿以下委質王莽，先典既已正其逆順，後人亦已鑒其成敗。每讀其事，未嘗不臨文痛歎，憤愾交懷。以今況古，乃知一揆耳。

弘之詞雖亮直，終以桓、謝之故不調，卒于餘杭令，年四十七。

王歡

王歡，字君厚，樂陵人也。安貧樂道，專精耽學，不營產業，常丐食誦《詩》，雖家無斗儲，意怡如也。其妻患之，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，歡笑而謂之曰：「卿不聞朱買臣妻邪？」時聞者多哂之。歡守志彌固，遂為通儒。至慕容晞襲偽號，署為國子博士，親就受經。遷祭酒。及晞為苻堅所滅，歡死于長安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范平等學府儒宗，譽隆望重，或質疑是屬，或師範攸歸，雖為未及古人，故亦一時之俊。若仲寧之清貞守道，抗志柴門；行齊之居室屢空，棲心陋巷；文博之漱流枕石，鏟跡銷聲；宣子之樂道安貧，弘風闡教：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。而邈協和主相，刊削繁辭，可謂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。舒元入參機務，明主賞其博聞；出蒞邊隅，獷狄

欽其明德。弘之抗言立論，不避朝權，貶石抵溫，斯為當矣，遂乃厄三怨，以至陵遲，悲夫！

贊曰：鬱鬱周文，洋洋漢典。炙輠流譽，解頤飛辯。雅誥弗淪，微言復顯。爰及晉代，斯風逾闡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